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七

受業毛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埭　塤　校

閔公孔疏魯世家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世族譜名啓方漢景帝名啓因是而亂母叔姜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經庚申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東平陰縣界季子來歸孔疏季是友之字子者男子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是魯所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冬齊仲孫來按來省亦難故皆人嘉而書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杜註國亂不得成禮

只以待之三字[illegible]

狄人伐邢。（經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夷吾）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子一生尊攘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主腦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慶父歸魯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爲之。不知桓既立閔。慶父留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

歸獄慶道分
全神注定武
閔

省難者詳察
其形勢之故
而救之也一
向提起見桓
公之使有以
美魯而仲孫
詳言魯難可
言所難語語
其言非時都
亦由魯言筆
之勢深難仲
孫

齊桓立閔公慶父踉蹌而歸彼固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闈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爲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使至齊請桓召之爲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斯時慶父方惴惴懼桓討已尚敢與公俱哉

冬齊仲孫湫子小反經仲孫名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按時慶父在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也顛敗霸王之

器也

閔公齋所立也季友齋所復也其仲欲動予惡如齋何當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爲季友者略出其諷叔牙手段與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覘國友則欲立僖公日與姬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齋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弑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遏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弑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此一頭兩脚文字以首段爲主俞云晉侯既滅相莊

禮者因重固。賠指傳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閒携貳賠指閔公。季携貳則閔孤立也。覆昏亂賠指哀姜慶父。故慶父縊而哀姜殺也。淑因情見乎辭矣。謂能急魯之患耶。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嘉之。著仲孫亦嘉之也。言嘉季子猶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舊史之文書之。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　立般友之忠也。立僖友之功也。閔弑友之罪也。瑕瑜不相揜耳。

晉侯作二軍（程解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補注外改制不告）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趙衰兄）御戎。畢萬（魏犨父）爲右（御爲公右）。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補注晉楚告命皆未通于魯按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霍州西有霍城）還爲大子城

之族及吞與國同姓以爲子孫不拔之甚豈知殺子分邪之慘但伏於此最妙進二行叙得有勢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于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申生傳）卜偃（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孔疏魏爲高大之名）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杜解十萬爲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宗）

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發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補正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按震驚百里使人畏懼有神武義殺之象）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按有此合固安殺之四德非公侯不足當此尊以卦德爲吉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孫經畢萬畢公高之子孫言其子孫必復爲公侯也猶爲[illegible]之子孫衆多張本）

此與閔敬仲奔齊篇。都爲全部世家之冒。而質有不同。彼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應有。而歸之於天谷舜德。桓無如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之人。詎能裕後。其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也。一下兩截。又以大子爲主。公與大子分將二軍。與趙畢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乃畢萬得衆。利其子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爲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冒不

雖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大子毋讓其子弟間其兄骨肉乖離衆邪不附頹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萬處無非反托太子也　士蔿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要明欲絕不忍多綴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知其早辦一死也

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程經蓋齊人偪徙之按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之城即陽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喪畢致新死者之王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言哀姜有淫行與戕誅孝負二惡畏齊討故不敢歸於

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

冬齊高子來盟蓋[illegible]

可胡見殺而作城役之役以洗屍死何也

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鄭棄其師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解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虢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爲晉獻所併惜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喪畢卽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聖經曰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侈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又云此兩人合傳事敘體上半截寫其仲下半截寫哀姜

又云此係其仲傳故成體[illegible]作事不得夾入而成全只用粗點

又云前不說出若與哀姜緣步列此串[illegible]

傳、公、禘於太廟則真禘矣故僖郊禘皆自僖公始○詳見僖

八年○

初公傅奪卜齮○杜解魯大夫齮魚綺反田○公不禁○公時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怨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按書友奔則疑與慶父同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杜解成季乃以僖公入魯立以爲君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也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其罪不書殺補注不書季罪重於叔牙不以卿禮成喪也左逸刑莫修於秩逆淫莫醜于發上慶父再弑而又通君之堂以希得國爲有司羞將羞辟受孟叔同立故寘耻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按向氏謂當即其死所葬之然夷爲魯地當州魯境葬之耳晉之遂啟魯之請也傳公請而葬之
門弒慶父得而有國哀姜方幸之而倀然抱頭各竄此何
爲也杜亦以爲友自邾告之非也將齊桓有討賊寧魯之
心南陽之甲高子將至聲息屆邃於曾於是各自逃死其
逐其奔皆爲高子也著齊桓之功也不云伐魯賊已出奔
無所爲伐也若云齊侯使之來盟則討賊之義反不著矣
史欲幸之辭曰高子來盟一盟之後君定國安而無事而
夫子因之也　哀姜通於慶父叔姜則否大歸於齊豈不
邾之桓而益其怒乎故州吁石厚之執戴嬀與有功焉哀
姜慶父之死叔姜與有力焉

注云三桓係曾一大轉關前叔仲叔今特志季氏已見經重卜筮手文三層並下步步見異

閟宮詩曰按晉鄭弦交滑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故以為名而字友滑陸接觀云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illegible]卜大夫）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凡人皆右手用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而為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疏云離是乾子還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按此內乾尊父也外離三交三家也而五變為陽與之合正如三館象足而內三陽覺敵墨無勢故有專國奪君之應然內卦始終不變所離為臣子雖已遣君猶未離其類且上下皆業陽德難或以邪謀正如爲秉惻禮而季繇事不敢篡也）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繇以為名稱法傳起季氏）

春秋人物表表者傳皆不載其降生之兆○卜筮占夢之祥○而獨於齊之陳氏○晉之魏氏○魯之季孫○津津樂道說者謂

左氏之誣而非也。蓋春秋始於隱極而作。春秋實始於定哀。定哀亂極之世也。聖人之憂懼由茲而極。左氏之悲憤亦向此。而深。即以魯言之。周公之裔。魯公之後。其間賢卿大夫輩出。前有柳下。後有孔子。篤生其地。何至篡弑疊見。國爲權奸所踞。而君如寄生。無所歸咎。則天實爲之也。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成季之生。先有異兆。與魯終始。而其占卒驗。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已將魯國二百四十二年專政。齊君盡傷於此。齊陳氏。晉魏氏。亦猶是也。備爲鋪張。艷美之詞。寓扼腕悲恨之意。豈爲亂臣長其聲價哉。

呂東萊曰好奇之士請自

閔二年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杜注軒大夫車將戰。

祿致宋閒叢一期伐廿找是亦懿公之鶴也此分兩截上敘滅衛事所以致明衛滅之由下敘立戴成濟功由齊桓所以發明經不書滅之義也中間點出子女五人正是與下轉軸劇云鶴風尾解如入無人之境言逆賊滅之易也文云諸鄰環列無有與一城以相救援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玉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助也)國○擇利而為之(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史記懿公死焉)遂滅衛○(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人為文此熒澤當在河北按與鄭州之熒澤不同)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石甯二大夫)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烝於宣姜○不可○(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按謂女於齊者疑即衛姬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衛迎立遺收功在宋桓數于陌也人云許不能救夫人所以然載馳大夫至情何獄委隱之哭故哀叙宋齊之中間云納出之公文公與衛也因齊桓子齊侯封衛也

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舍也)于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傳詩作許穆夫人賦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齊桓公子武孟衛姬所出)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車甲之賦異于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日乘衣單複具日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四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曰滅則全軍皆覆沒公與渠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十人及共滕二邑之民合之五千人耳奔竄死亡之慘未有甚於衛者後段寫衛中興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忽諸時當大刼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文公而後衛中興有戴公而後虜清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戍漕有宋桓夫人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控於大邦與齊桓同謀與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然當其穠德茂行之時而亨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蟠而數尺之朽尋丈之污皆不足以蝕之者也　讀左者不但當諦觀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篇諦視之懿以好鶴亡國凡玦矢繡衣祭服魚軒重錦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楚

景狀寫得犄錯錦麗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聲有戰敗之卒有偏野呼號有遺民援摟有夜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千載下覺耳邊百刃交攢而不明敘出者蓋亡國之慘不忍形容也

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馴致驪山之禍東遷以來戎狄遍中國春秋之初狄最強滅黎滅衛滅邢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霸興諸侯聽命於是淮泗伊雒之間諸戎狄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取於秦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於霸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

鄭人惡高克（杜附）鄭大夫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此亦叙殺申生始事言獻公非即有殺之之意而讒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利爲鄭文所惡。因㦖擬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之。而反投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文公非忌克而假之兵也。清邑之兵非其衆。翱翔河上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解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晉大夫諫曰。大子奉冢也大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

借申生之死也作兩截看上論帥師之次下論佩服之危總以寡人有子二語爲主腦

獻公役指然得明果究故理自得到狐突最透徹得立總了出一些字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
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
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
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可軍不共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
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云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
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
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

這篇遞層脫
卸或順或逆
或斷或聯或裝
後之許一疊
深契更何從
下一斷語使

罕夷。羊舌大夫（叔向祖父）為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

（御為將上軍佩金玦）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作，非惡意也）兵要

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孰先友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

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

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補正〕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尨，莫江反）佩以金玦，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玦不連。〔林解〕衣之尨雜，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以秋方，其性剛

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

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脤，市軫反）有常服矣。（韋弁服）不獲而

湯云通篇語語透切文氣慨其大盡以歌後所作一掉尾覺度絃餘

尨。偏衣、命可知也。朱紐今大子不得常服而衣雜色之衣君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尨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補正〕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按君有心使大子行也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疑也之。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去也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宋解〕雖知君心寒薄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之惡名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音審。周桓公云。事在桓十八年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補正驪姬嬖奚齊寵爲亂之本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首段是下六段之冐里克之諫曰冢子曰嗣適明明射着
雙孽奚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
出師并不宜使居曲沃公覷其意曰未知誰立直破冢子以
嗣嫡之說此際更何從贅一語其敎大子也脩已而不責
人所以盡孝免難後世張曲江之爲瑛謀填西山之爲竑
謀皆如此大子率師以下偏衣金玦故爲不情之賜盡敵
而反故爲不情之言明明示以避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由
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哄堂先友之言非狂也父子天性
豈有猜貳盡敵之言不過從之立功從尋常倫理忖度不
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卑辦一逃字却含而不露專就
衣玦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梁餘子養便趂勢想出

逃之一策罕夷又從衣佩上申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敵之旨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爲甚合已謀東獎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荊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機以爲逃不如死正如峰來天外非可意度人皆知其不可而大子卻以此爲定盤針於是乎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立意在死猶冀立功倖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因將姬讒齊娶明白指破謂卽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收戒句更不多贅一字與士蔿如出一口準視之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況欲殺乎爲吳太伯不易之法也前篇士蔿僭以復國爲望尚寬一層至此時勢一步緊一步狐突云雖勉之狄可盡乎則公於賜玦時早有

邢如存風定有木瓜之詩

盡敵之語傳不明敘以先丹木既迷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現之高與不高深爲申生惜也

成風杜解莊公妾僖公母聞成季之繇乃事之繇卦兆之占辭○楚望曰事如孟子事之以皮幣之事後敘成　私事實仲義同　求得志于他時　國之巨奸也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謂逼親人臣竊交以宮受援立之託以

閔弒僖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國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解大布麤布大帛厚繒附注言其儉樸耳杜云諒闇之服非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並爲狄滅。而衛尤甚。並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爲衛文幸。正爲邢侯惜。

此又爲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其開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讀左補義卷之八

愛棠毛 昇增孫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琭 塏 校

僖公一 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即位傳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 壬戌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杜解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按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地按直隸邢臺縣西有夷儀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會通〕歸歸于齊也胡氏以爲歸魯齊魯接壤不應十二月喪始至。楚人伐鄭 荊始改號曰楚〔張注〕令尹子文爲政。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宋地按河南陳州撫寗縣衣裳之會六。勑呈反。九月公

敗邾師于偃邾地當在山東費縣南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酈獲莒挐莒子之弟酈魯地酈力知反挐女居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

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

惡禮也掖史官之辭

非爲公出而不稱即位也公爲閔弑而出君弑則嗣君不

忍行即位之禮也僖嗣閔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傳文

妄加非詆誤矣

諸侯救邢杜解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陳傳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補注傳見以自遷爲文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

侯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害者分之財物討罪禮也

閔元年狄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然入衛衆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其必銳沸而須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爲辭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畏而邢卽不支狄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槩其易不犯其難此桓之愼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侵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佐猶云書次爲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乎書次書救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補註經言會傳言盟傳誤謀救鄭也○杜解犖即檉也地有二名經筌謀伐楚而未能圖救衛也

仲子元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爲政○國勢益强○此第一次猾夏也○桓會檉謀之○不同宋娶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杜解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求于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虛邱邾地按當在今山東費縣界

公躬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檉同盟○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賂○杜解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皆今山東寧陽縣境

莒人以慶父歸魯○因以責賂○深入魯境○友以全師詐敗獲

之轍乘邱長勺之勳遂東冢耳乃貴劌于偃不聞上賞而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赤血未寒賊臣之陸諡如故國勢粗寧遽謀封殖遂成私門數十世不可拔之根株安社稷之臣顧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獲不足通也嘉獲之也言公嘉其獲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程解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按蓋當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鄰國之君明施天討取哀姜殺之吳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弑者之有功於世道也　書齊人予討罪也夷杜云魯地書以歸姜得罪于魯生不得受魯之養死不得安魯之土皆所以

一 封以釋經

絕姜也不稱姜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僖以爲夫人定禮迎之也

經 癸亥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解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按今直隸滑縣東有古楚邱城〕○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虞師晉師滅下陽〔虢邑晉始赴見經按山西平陸縣東北爲故下陽城〕○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國名按河南息縣貫宋地今山東曹縣西南〕○冬十月不雨〔三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杜解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

或曰桓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舍其功而刻求其過爲善者懼矣予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

其城邑黍苗之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謝而召伯城之也烝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王公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蒲姑而遷于臨淄也齊桓之爲功于衛大矣城楚丘而不請命于王固曰城也非封也然與封國之事何以異哉或曰城邢何以繫之曰非衛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邢邢遷于師而從于夷儀則以救邢之師助其揖據亦猶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若狄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丘而遷之或同盟諸侯發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不謂之專封得乎曰城楚丘畧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失

以且一句爲注

注云只已評簡倘

以夏之疾處作居條陘見

之衞遷在前當書城衞飢遷在後當書衞遷于楚丘或
曰朝歌已失亦廬于漕耳當書衞自漕遷于楚丘而皆不
然畧之也後城緣陵不書遷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杜解荀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借道按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按府庫也公曰宮之奇
虞忠臣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弱也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林解宮之奇自少長養於公宮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
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國名鄍虞邑林解言冀
伐虞至鄍而攻其三門冀在今山西河津縣境按文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有顛軨坂二十五里有故鄍城縣陸今鄉
亡丁反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悅其心今虢

陳函爲傷已
以而不必待
不啓齒

而先伐虢起
師寡出受賄
從一稱與會
正是賓寡經
以虞先晉故

爲不道保於逆旅。客舍也號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左氏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出則侵退則保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按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又侵晉荀息云保于逆旅以侵南鄙非誣也是晉爲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虢從無過惡忽爲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其惡先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程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齊寺人貂內奄官豎貂始漏師于多魚地闕傳言貂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陳錫元曰非天實奪之亦自昏也鑒安在哉昔人云猶失金鏡此其徵也

傳于齊爵赫奕事懸空著此一語直從根本上發明寺人漏師桓不加罪尸蟲出戶外其禍機已伏此

號公敗戎于桑田（杜解號地按今河南靈寶縣）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釁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號張本）

傳于號公節節寫其必亡而于虞則不下一語不記一事蓋深爲號惜而虞則不足惜也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經 甲子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解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徐人取舒（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林解舒楚之與國會通取舒爲齊人逼伐楚之徑也按徐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舒今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六月雨（竟夏示旱不）秋齊[illegible]

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林解）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陽穀齊地按山東陽穀縣東北陽穀故城

是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杜解）周六月夏四月于播種五稼無損

穀梁氏曰不雨者閔雨也雨云者喜雨也有志于民者也若文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爲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前曰服江黃也不遂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偪近楚之東南令其爲犄角之勢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杜解】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釋義】書人大夫將也鄭伯欲成孔叔【杜解】鄭大夫不可曰齊方勤我勤鄭難也棄德不祥善也

黃東發曰自元年至今楚兵三加于鄭矣。汪氏曰齊桓不能救而孔叔云齊方勤我知于檉于貫于陽穀之會皆伐楚救鄭之謀也愚謂魯未與陽穀之會而齊侯遣人請尋盟知桓于他國亦如是也此桓之勤也。

齊侯與蔡姬【杜解】齊侯夫人乘舟于囿蕩公【杜解】蕩搖也囿苑也養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侯蔡傳補注當時遂有是事假此爲名以出楚人不意

蔡人嫁之。恃楚也。蔡服于楚。故以此爲侵蔡之兵端。卽爲伐楚之過筏。

【經】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民逃其上曰潰。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按今河南郾城縣東爲召陵故城。夏許男新臣卒。按新臣卽許叔。在位四十二年卒。子僖公業立。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齊人執陳轅濤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與謀曰及。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八月公至自伐楚。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illegible]國大夫去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此詳召陵伐楚傳其叙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林解。蔡自北杏一會而甘心卽楚。故齊桓

齊桓之功無一戰而霸惡其岸遂伐楚寫得兵機迅速而北諸侯乃前著遂爲桓之尊非也

先事侵蔡故楚之篇也傳見蜀去徵師諸侯皆不書〔傳〕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衍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注言齊楚甚遠雖牛馬之風者猶不相及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召公奭周太保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附注司馬貞史記注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乃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大公受封竟界不然也蓋言征伐所至之域杜解楚方問涉其地之故不應歷言受封竟界以自狹司馬之說近是以上。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何書荊州包匭菁茅疏云縮去滓也昭王成王之孫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守漢溺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莫知其故舊說漢濱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下知本出何書〔補〕正齊侯以爲楚

故公曰以屏此大於王祭菅子首貢包茅縮酒有何不足成對

德字作合而力字作闕何屈完意也如以闕字爲合而以合字爲闕侯爲本闕正是以地故齊桓是屈於力德多通篇就用力何能以德力起兆而復以

罪而問之以上答他何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故復進師次陘者據其險也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蕭氏曰來求盟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按言我只當闕拒守，大兵安能至我城下耶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五年，鄧之盟，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為中國巨患，儼然

者城濮水對
收觀上西東
西南北是餞
是問皆交影
而録

王霸自奮漢陽諸國幾以爲東南大於斯十年來惟有事
楚貳楚求成于楚否即爲叛楚孰有統八國之師以伐之
者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
也包茅貢供侃侃而談曰是徵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
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賊臣俯首伏
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
斥其僭王猾夏之罪蓋此時敵手爲令尹子文兵練勢強
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擇其小過責吾遠
引明使易以爲詞耳或曰齊桓伐楚一役千里深入以烏
合之衆當全盛之敵只得草草結局亦未盡然夫桓以春
正月乘蔡潰之勢伐楚斯時師未老也然計出萬全以爲

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有謝罪之言輙麾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未嘗旁掠一邑俘馘一人亦未嘗超距投石以示勇敢威定覇以示謀按兵不動但嚴部伍晝夜巡警而已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蓋感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殘即僭王猾夏之楚人亦不忍戕賊乃全軍而還敵人自服在所亟予也所可惜者仲以掀天揭地之大題目而偏走狹路以扶危定傾之大經綸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模有限夫子所以爲器小也或曰未見楚君但盟其大夫何功可叙亦非也古者以城下之盟爲耻師至楚地强敵

歛兵不戰使其大夫來盟則勝在齊矣夫秦師渡河晉兵
不出卽以爲覇況如師乞盟乎故先儒以爲楚服也嗣後
一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艮晉之執終不如屈完之
盟

葢次公曰管子平王室討諸戎伐楚不敢與周爲難曁楚
衰秦盛虎狼之國蜣走六王一東周君而不敢遽革命焉
則春秋以降之周誠管子手延之歷雖戰國以來之周亦
管子神祚之基而伐楚者倂以懲秦寧不功高一代之天
下哉孔子之删詩也檜之卒篇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
篇傷天下之無覇也天下無王不得不憶賢聖之周公天
下無覇而亦何能不悲創覇之管子故孔子所謂如其仁

濤云申侯與濤塗語妙在相反尤妙在相類相反則鋪見已說愈長相類則愈形後說可惜

者殆深有意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寇解鄭大夫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按申侯雖忠于齊其實賣國。屝符費反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紀罪濤塗不忠于齊實忠于陳不從其謀可也何必執

或謂傳于申侯語中點出師老矣三字以明師不可用而召陵之盟為倖細按之亦謬也。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是管子一生大主腦。故北杏以後每事動出萬全。而楚之子文亦動出萬全正如奕者對局兩兩敵手。自著著應。决無

德禮往而以強暴反者況包茅之貢業已伏罪自春徂夏未見致師召陵之盟仲自在掌握中矣如眞欲用師何待師老師老仲豈不知何待侯言執濤塗者蓋觀兵東夷甚合桓心然此時楚人已服軍心已懈不比次陘之時諸國俱有禦楚之志也申侯一爲指破又加供其資糧扉屨一語隱然見濤塗主意在此觀兵之說不過借以愚齊耳桓以申侯爲忠以濤塗爲詐而執之左氏點出師老正形容管仲料敵之審修禮之至也夫內政軍令齊師久練楚卽不服何至八國之師爲楚所敗不然自處危道使進退無據卽庸懦如趙文子猶不肯爲而謂天下才爲之哉

秋伐陳討不忠也　以濤塗爲誤軍道

王者之師若望雲霓即後世名將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拆屋有取民間一草一木立斬以狗何至師過而陳病公羊氏曰師不正也是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杜解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按傳泛言周制子男葬禮非謂許男以袞斂也）

傳曰卒於師桓公葬之以侯禮而經但書卒趙氏曰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也按成十三年伐秦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皆上書伐國其下更無餘文不別之以卒于師似終於國矣若召陵之役許男與七國諸侯同次于陘下書屈完來盟于師則上下

俱首師許男之卒不于師而何哉（說本呂氏趙氏）故不必別之以卒于師而義自明且如歸國後卒許人赴告必在召陵旣盟之後夫子何以先書卒而盟也齊桓伐楚甚誇其兵力方與屈完乘而觀之豈肯許國一軍揮之反國且桓何爲而請於天子葬以侯禮乎故必從左而經義始明亭林以爲舊史闕文亦非也

許男卒于師何足爲齊侯頌而穀梁以爲內桓師卽使疾篤歸國亦不足爲許男累而劉氏胡氏責其貪生亂死皆說之甚煩者也經葬許穆公從內大夫會葬之詞或謂左氏誤認經穆公爲公爵故有此論益謬矣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illegible]故歸[illegible]）

校申生前三篇一步集一步須此更不見早而啖出亦子四[illegible]非下及此[illegible]繼[illegible]決人叙起松[illegible]夫人則其[illegible]必爲太子[illegible]殺申生

大夫弑證也

陳止齋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誅弑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故諸志之前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見三家所從始也　陳成而濤塗釋猶見齊桓之怨以待人不比晉文之刻以報怨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附生楊用脩曰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立驪姬一事言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言象長數短謬說也］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杜解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林解言專言之變必將奪公之美○音愉］一薰［香草］一蕕［臭草］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

之故在已見前編故一點自足里克成張此則大矣然詳敘則於姬反實而發侯之罪不著故用偏守機還正賊單驟姬

公中毒已久辨必不行姬必不死申生以父子常理於其父不殺以非疑測父以以誰諒我不與淚俱

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按國語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將立奚齊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固其謀也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傳以成謀加克克不得辭矣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太子母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語驪姬謂公酒食自外至不可不試故令公祭地毒酒至地地爲墳起。墳扶粉反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宮竄當時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之今特造此一段事爲罪名而已奔新城猶冀父之誅已而免之也或責其不卽死謬甚新城卽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公殺其傅杜原款。按公穀皆以里克爲太子傅國語以狐突爲太子傅記載互異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按君老矣吾又使之不樂曰。子其行乎。

必驪姬數
而生本非
揚父之過傳
述之覺上文
姬言之衍行
下文太子之
外二子之亡
曾以此爲指
編

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按公未嘗命討大子此時猶可逃夫二子時在朝爲明年譜殺申生傳）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呂圭叔曰董仲舒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獻公者前有讒而不見故蒙首惡之名申生者遭變故而不知權故陷父于不義

真西山曰驪姬之殺申生也其機變甚巧矣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啓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于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

之可陷也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汚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也然猶恐獻公之未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而誅之又勸授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屈乎懷怨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罷軍之罪申生至此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諷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

卓子立而里克弒之哉。吾不終迫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故女子小人喪覆交紛。危國亡家之本也。申生爲與太伯儕之上也。至帥師棄軍而逃。不如命居曲沃時矣。若獲罪之後。遊海濱而處。猶不至盡彰父過。而惟以一死謝父。不亦悲乎。

經 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杜經書春從告。○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挾朝其子者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尚幼故母率而行之張氏曰杞伯姬來何譏。○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爲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稱疑衣裳之會七。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後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望而書方不是登臺書而備方不是從非作兩層寫山

傳云此斷上生下文字並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名按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註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率其職疏云鄭衆云以分至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為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以冬至為春可見時月並改而夏時冠周月之說。義不可通。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杜註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

析生敘被便
可直挍二公
子出亡傳追
敘士蔿築城
一段議論以
爲後文緣起
且借其言大
子可以不死
二公子亦可
不奔宗子難
城乃固頗緩
首一國三公
乃反昧僞居
以見公前既
失之申生後
又失之重耳
也而重耳自
此興矣
問去父子而
因兄性反音
以致其天性

爲。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慎 謹）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讓 譴）士蔿稽首而對曰：（孔頴稽首拜 頭至地也）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補韻應也詩 云無言不讎）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守保 之而）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 大雅）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 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 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 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 訴爲公所謂堅之則爲固讎不忠無以事 君故不知所從。尨茸音蒙戎適丁歷反）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挍。乃徇曰：挍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袪 袂也）遂出奔翟。（朱子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 是晉無公族後以卿之子爲公族大 夫便是六卿 發端之漸）

殺申生導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閔元年晉爲大子城曲沃築蒲與屈當在此時此就伐蒲上追想士蔿城蒲屈時已逆知有今日也然士蔿於曩將如何窺識讎字因尋出無戎而城一段道理他日必爲仇保其於將事絶不提起而風刺顯然一國三公杜指城蒲屈事固是然蔿之意謂公與奚齊爲一黨二公子又各有私人推其發亂正不知其何所終極及難作公使寺人伐蒲蔿之言字字左券而重耳翻曰校者吾讎將前四讎字冰銷瓦解蓋父讎其子子必不可以讎其父說得仁孝藹然後此仁親爲寶之言卽本諸此也

士蔿城曲沃替勸大子出亡蒲屈賁薪有意動其詰責特

首止之會絕天下默而傳只三字盡之非參也豈此出要不得辭色否則公子與相均似要君文不假出子張桑而析公心事如見

下固宗子三字為太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為伐蒲作引起耳蒲屈實狄重耳不訴已高出夷吾一等明年伐屈今先伐蒲重耳尤為姬所忌傳以伐蒲叙此作結正見申生死而國為重耳之國夷吾不得而爭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孫徵此處舜不告而娶之權故聖人許之以觀四結之類為太子死不可與同論也

惠王將廢太子而立王子帶齊桓欲救正之伐楚之後復為首止之會請世子下臨以增重于是王遣世子來穀梁謂世子會王命會齊桓是也或謂世子私會者謬也當是時桓未嘗明告于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于諸侯及至會

首何兒旁觀者得極清而工於君人者尤忘人將語己

桓率諸侯旅見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世子之[illegible]定于是諸侯同盟而皆默喻乎桓之心一揆忠悃權衡之先儒謂晉頃尊王室于[illegible]之後不若齊桓能[illegible]患于未亂之先傳曰謀寧周也足以發明經予齊桓之義矣

陳轅宣仲杜解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僞借美城之名以陷申侯設拔諸侯爲私邑乃見大名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杜解宰孔也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之定太子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王辿輔之以晉者以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也何解言鄭有晉楚之援可以少安無事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亦以王爲鄭兵也那聽都也隔影之宅工何升爲劍誅爲叔帶謀平而身管臣任宰孔之類倒妙在並不影明伏人於錦文字奏合足之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黨援也輕遣正反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孔疏禮君行師從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

王許世子出會則無疑於桓矣而宰孔老奸素黨叔帶覬破桓志爲王告之故王使之召鄭以晉未列會鄭有離心蓋欲拒齊以遂其立帶之私也　齊桓尊周攘楚而惠王乃驅以從夷周德之衰至此

楚鬬穀於菟滅弦〔目〕杜楚近弦滅之旦夕耳豈齊救所能及若弦謀黃而受伐歷三時不救此齊之罪也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婣外親也拔道國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栢國今河南西平縣西有栢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註云復享敎
下陽篇來

公捷出宗字
便於宗上指
點將虢延滅
是將兒在一
然則戚亦虢
也桓莊族一
是從前事一
於實其不如
桓莊也合人
合壓很作誥
問之辭使之
樹能

子文作此等事不仁實甚鄭逃則已奉王命而服於楚矣
故楚乘間而滅弦弦黃之滅宰孔致之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杜註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僖二年假
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
米束永解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杏衣表二者相須以存去一不可○車只者脣公曰晉吾宗
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
嗣稱正不從謂大伯不在太王之側後儒據以証太王翦商之志誤矣按史記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
從父命僞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藏云載滅虢晉滅一虢詳見齊伯克咲篇洙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
藏於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

公又推出神字使於神上分剖此云三引書一層第一層至末卻不直說與之無能爲作對百從神一筆十分醒快

不臘不更舉然定稽居易字束上起下通篇收矣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見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疏蔡仲之命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云君陳文也）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疏云旅獒文也繄烏兮反）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惟月令與此文而已蜡迄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以曰臘不蜡而爲臘矣今案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爲之亦在此行則臘不自秦始或疑傳作於秦誤矣○臘力盍反）

附於卜偃問虢也然不問及虞俱曰克之克虢也亦不及克虞所推在虢耳故下虞從之矣不出公之前所料而下文易字可通拔

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鶉述春反焞他門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勝朔交食補注傳見三正通於反唯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補注傳見沚告策書惟所周正與童語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虞所命也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罪虞且言易也 譏晉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

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晉之詐皆見節節逼出易字至末方點明宮之奇首挺虢亡虞必從之滅虢自滅也已爲易字伏根因引卜偃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卽虞亡之月丙子之旦其卽虞亡之日乎虢之童謠虞之童謠也虢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語爲虢正語語爲虞館於虞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慕滕於宗乎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 晉不以滅二國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遷後王靈替至遣使來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傳云伐[illegible]於及難之時而伐[illegible]逃[illegible]期年如忌[illegible][illegible]危[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後是[illegible]今[illegible]見也[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已見一斑

經 丁卯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解新城鄭新密按今河南密縣東南有故密城）。○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杜解晉大夫）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陸補正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得此語史明○郤去逆反）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倚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補正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爲之新城也杜註誤）

鄭逃首止之盟而即楚。桓會六國之師不直抵鄭都而圍其旁邑。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毋王撫楚無消利之私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杜解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欲罷兵故蔡將許求歸楚武城楚地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祓芳弗反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秋楚子圍許冬則未嘗圍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圍許不降而師在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面縛含璧之感也以上傳證之可知必無之事以此誣微子則更謬矣昭

以謀鄭起此
主
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王者正己而來物也抒攜以禮懷遠以德[illegible]而情[illegible]也[illegible]德二參一篇樞紐

大子聽命僭其德所賊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錫。因以貳楚者告之齊也。結出

子文聞其死。謂以貪故而刑。不當罪之義顯然。[illegible]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拔德禮二字。真則爲王道。假則爲霸功。管仲相齊。絶大綱領不出此數語）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綏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據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按官受方物。想見盛時王室氣象。使衰周天下蕭然。繫於人心。功正不小。諸儒必謂桓受諸侯之貢物。恐非）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皆鄭大夫）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

姑曰中是故他或楚却合栩不明進孔叔亦不甚曉故急迫二語傳寫那心人罪曰如此下段有說楚文與由來二乎相應其利不免郑與由來相反得神在言外

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社解欲以（中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之望。責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牧法嚴）旣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爾蓋言古人之謂不可改易）

虎牢一名制。郎襄十年晉悼所城以偪鄭者也。申侯實國媚齊而奄有之。其偪已甚。況爲之美城以鄭文之忌刻不必濤塗之譖。况譖者適中其隱。說於齊言逃齊從楚者必

其初所從來一語若禍自由伎致之意卬足[illegible]其狀

四年。楚滅頼。頼子面縛銜璧而櫬從以爲許僖公如是。皆楚臣相傳之謬言以虛張國威者。國亡君死曰滅。經但書滅賴。則賴子銜璧已屬烏有。况許僖乎。皆傳誤采楚書而未及刪去者也。

經　戊辰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illegible][illegible]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按今山東滕縣嶧縣旅有郳城。○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illegible][illegible]衣裳之會八。甯母魯地。按山東魚臺縣東。○曹伯班卒。子共公襄立。○公子友如齊。涖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

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illegible]解言既不能自強何憚於卑弱之術。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

言從而和信在其中每提合諸侯見不專為鄭正與前將禮諸侯一氣

又就子華作兩層斷

極從諫如轉圜而子華術

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在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傳傳起鄭殺子華事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

罪鄭伯乞盟德禮之效如此

侯不聽子華故

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爲觀望。急則楚必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中叙脩禮諸侯。見德禮爲霸者絕大主腦。非徒服鄭也。乃鄭世子忽起一波。利心頓起。而從禮名目都忘。故桓非仲父正。恐假亦不能。或疑仲謂會而列奸。何以示後。不應復列子華於會。不知齊侯辭焉。但謝其謀不用耳。其於仲言只聽得一半也。

閏月。惠王崩。襄王程解惠王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張爲二十四年王出居鄭傳

終